

# 共产党人

(三幕话剧)

武汉人民艺术剧院集体创作 楚奇执笔

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# 共产党人

(三幕话剧)

武汉人民艺术剧院集体创作 楚奇执笔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1960年•武汉

## 內 容 提 要

剧本的主人翁侯三友，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，是一个侯廷仁式的英雄人物，是一个贫雇农出身的农村干部、建设山区的红旗手。他坚决听党的話，团结群众，不怕任何艰难困苦，任劳任怨，坚决贯彻党的勤俭建国、勤俭办一切事业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。同时，剧本也深刻地批判了以周大勇为代表的右倾保守、骄傲自满和与党的路线相对立的资本主义思想。

## 共 产 党 人

(三幕话剧)

武汉人民艺术剧院集体创作 楚奇执笔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(武汉解放大道332号)

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新出字第1号
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 $\frac{1}{32}$ ·2 $\frac{3}{4}$  印张·5插页·43,000字

1960年5月第1版

1960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,000

统一书号：T70106·441

定 价：(7) 0.32 元

~~~~献 給~~~~

# 湖北省建設山区的紅旗手

• ——侯廷仁同志

**人 物：**

赵志钢、侯三友、侯老强、小 熊、王顺田、  
肖太婆、肖德发、小祥子、周大勇、侯秀英、  
花松林、老 滕、男、女群众若干人。



赵書記：好！老侯，到三合以后有困难就找乡里，要先从农場办起，要把农場办好，再往山里发展。……

武汉人民艺术剧院演出話剧《共产党人》剧照

## 序 幕

1952年9月，一个秋天的傍晚。在山区某县委临时办公室。办公室就設在山谷中古老而破旧的祠堂里。一盏油灯在发着亮。案头上一座座鐘时时发出有节奏的声响。远处，高山坡上有吹莽桶和敲大鼓的声音，点点火光象条火龙从高山頂盘旋而下。火光中，可以听见几句有山区特点的歌声，歌声嘹亮而高亢：

C 4/4

共产党的恩情长

楚 奇 词  
萧 善 艺 曲

(自由地)

(山歌风·开朗·健壮)

(5 — 6 5 6 i |  $\overset{25}{3}$  — — — | 2 i  $\overset{21}{6}$  — — |

5 6 i 2  $\overset{16}{5}$  — ) | 5 6 i 2 5 |  $\overset{35}{3}$  — — — |  
千 条 河 来

5 6 i  $\overset{63}{2}$  | 2 — —  $\overset{121}{0 0}$  | 5 6 i 6  $\overset{121}{i}$  |  
万 条 江 (呢) 共产党的恩情

$\dot{1}$  —  $\dot{1}$   $\dot{1} \dot{3}$  |  $\dot{5} \dot{6}$  — — — | ( $\dot{3}$   $\dot{6}$   $\dot{1}$   $\dot{5}$  — ) |  
长 又 长

$\dot{5} \dot{6}$   $\dot{1}$   $\dot{5}$  — — — |  $\dot{5} \dot{6}$   $\dot{1}$   $\dot{3}$   $\dot{2}$   $\dot{2}$  — —  $\dot{1} \dot{2} \dot{1}$   $\dot{6}$  0 |  
恩情 編 为 山 歌 唱 (呢)

$\dot{5} \dot{6}$   $\dot{1}$   $\dot{2}$   $\dot{1}$  — — — |  $\dot{2}$   $\dot{3}$   $\dot{5}$   $\dot{5}$   $\dot{6}$   $\dot{1}$   $\dot{6}$   $\dot{5}$  .  $\dot{6}$   $\dot{1}$  — — — 0 0 ||  
山 歌 要 用 船 来 装 (呢)

〔歌声中幕启。县委書記赵志鋼好象在和长旺乡民兵队长談着話。长旺乡农会主席侯三友默默地坐在一旁，他穿着一件半旧的藍布褂，头上纏着几圈藥布，藥布上还隱約可見几滴血迹。通訊員小熊輕步走上，把一碗茶放在侯三友手上，就默默地站在一边，望着赵書記……〕

赵志鋼：你怎么不往下說了呢？

王順田：（皺眉）我没有什么說的了，赵書記。我什么也不知道。我只是听說县委要这个人，我就連夜把他送来了。

赵志鋼：可你还没有說明白呀，我是問你侯主席为什么挨了打？

王順田：为什么？！（困窘地）这我也不彻底呀。（一指）这不是侯主席也在这儿，一問他就什么都了解了。

赵志鋼：你真的不知道？

王順田：（局促地）当然。知道是知道一点儿。（迟疑地）我，我听說他違犯了农会的章程……

赵志鋼：还有呢？

王順田：他不走貧雇农路綫。

赵志鋼：(笑)这可是个严重錯誤。一个农会主席若是不給貧雇农办事，那真是該打屁股呀。

王順田：要不，他怎么叫貧雇农打的头破臉肿呢。

赵志鋼：伤很重嗎？

王順田：脑袋打破了，两条腿差一点沒碰断了。

赵志鋼：好，你再說詳細点儿。

王順田：(搖頭)再詳細我就知道了。

赵志鋼：(向侯)那就由你說說吧，老侯。

侯三友：(低垂着头)我……我什么也不知道呵，赵書記。我挨了打，躺在床上還沒閉上眼睛，民兵队长就把我帶來了。

赵志鋼：老侯，你現在是坐在县委会，你还是……

侯三友：不，赵書記，你讓我先想想……

[靜場，門外突然傳來两个人的爭吵声。稍頃，小熊在阻擋一位銀发白須的老汉上。这老汉就是侯三友的父亲侯老强。

侯老强：(直奔老侯)娃子呀。(向熊)同志，他就是我的儿子，  
(又向侯)娃子呀，你可要記住老汉的話呀，老汉不会把你往井里推。你記住，咱們侯家三代沒干过公……

小 熊：(明白了)坐会儿罢，老爹爹。

侯老强：我不坐，我說兩句話就走。(向侯)娃子呀，你可要思前想后，你白日夜里忙，可都为的是啥？別人

翻身了，你还是个穷光蛋，年三十晚上还吃不上頓午飯，到归了，还叫别人打的头破臉肿，你这是自己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哇……

小 熊：老爹爹，你这話可是不該說的呀。

侯老强：你不知道啊，同志，我这个娃子不是那块材料，作茅厕棚的木头怎么能当大梁用呢，不說别的，就說前年調他到县里，他若是有点作为，怎么能半路途中給撤了职！

赵志鋼：那不是撤职，老爹爹。那是乡里工作需要。

侯老强：(轉身，一楞)赵書記，你在这儿？！

赵志鋼：(笑)是啊，我光顧听你說話，忘了跟你打招呼了。(一揮手)坐下，咱們談談。

侯老强：(困窘地，笑)談什么呀？赵書記。

赵志鋼：就談你儿子挨打这件事儿。

侯老强：(一揮手)唉！我那娃子是鉄打的身子骨，打这几下算不了什么！

赵志鋼：你不心疼？

侯老强：我不心疼。教育他吆！

赵志鋼：教育他？他犯了什么錯誤？

侯老强：反正这么說罢，赵書記。若是在解放前，餓的前腔貼后腔，肚皮貼脊梁骨，他再也犯不上錯誤！

赵志鋼：你这話是什么意思呀？

侯老强：什么意思？(指侯三友)他是吃饱了飯脹的。人家

大老扒里的翻身戶要下山分房子，他把人家拦着；人家要下来吃白米，他偏要把人家留在山上吃苞谷，就是这个錯誤！

赵志鋼：所以，貧雇农就打了他？

侯老强：（楞）貧雇农打了他？这话是誰說的？

赵志鋼：你們农会的民兵队长呀。

侯老强：（向王順田）这是你說的？我問你，你看着哪个貧雇农打我娃子了？（王順田不語）你說呀，你小小的年紀，共产党不講迷信可講良心！

赵志鋼：（劝慰地）老爹爹，別发急躁。你还是把話說完。

你說說，不是貧雇农打了他，那到底是誰打了他？

侯老强：（坐下）你問王順田罢，他是干部，又是当事人。

赵志鋼：（对王順田）那你說罢。

王順田：（迟疑地）我……

侯老强：（急）赵書記，你就別跟他費口舌。你就問問他，他在地主家里八盘子仨碗的喝过酒沒有？

王順田：（臉紅了）喝酒沒喝酒县委只管調查。老强叔，你就別想把我往火坑里推。告訴你，我就是有錯誤，你儿子也躲不了干淨！

侯老强：（站起）我儿子怎么了？

王順田：他不給貧雇农办事，不走貧雇农路綫，他叛变了貧雇农！

侯三友：（猛地站起）誰說我叛变了貧雇农？我沒有！我不是

地主也不是富农，新社会我种庄稼，旧社会我肩膀头也是给有钱人当大路。(頓)不錯，我也許犯了錯誤，大老扒里的貧雇农，过去住的是茅草棚棚，吃的是苞谷洋芋，土改翻身了，我應該安排他們下山过好日子……

王順田：可你还讓他們在山上过苦日子。

侯三友：(激动地)赵書記，就是我錯了，可我也是为了他們好哇。

王順田：(譏笑)这真是天知道！

侯三友：我是这么想呀，赵書記。我覺着咱們就是翻身了，可咱們还是庄稼人，咱們还是要搞生产哪。搞生产咱們靠什么？咱們这是山区，光靠那巴掌大的几块田土行嗎？我說不行，咱們怎么能把山丟了呢？不能丟，那山里头到处是錢遍地是宝，說句实心实意的話，咱們只要勤动动手指头，你拿千頃田万頃地来換我这座山我都不換……

赵志鋼：(聚精会神地)你說下去，老侯。

侯三友：可現在呢。山上的人都搬下来了，一个个都象喝醉了酒，一边耍着欢儿一边唱着歌儿。你听听，‘这就是他們唱的歌儿：“一个婆娘一头牛，搬到平壩住洋楼，水田种它两亩半，社会主义到了头。”(一揮手)赵書記，难道能娶上个老婆，能住上一間大洋楼，这就算是革命成功了？！

侯老强：(望窗外)唉！山也叫人們禍害完了。

侯三友：这才一个月的光景啊，山上一抱粗的大树，就給放倒了好几千棵。这叫誰看見誰不心疼？！（急走到窗前，一指）你看，赵書記。（更急）这也不知是哪个黑了良心的兔崽子，还点起火来燒山！

赵志鋼：(深沉地)你这个問題提得很好哇！老侯。

侯三友：好什么呀，赵書記，就为这，那帮地主富农的狗腿子还給我判了一条罪，說我不讓貧雇农砍木头盖洋楼，影响了群众的生活！

王順田：(惊慌)你說我？

周大勇：(上，气喘地)赵書記，我赶来了。（望王順田，急）你是怎么搞的？我一眨眼的工夫，你怎么就給我鬧出这么大一堆事儿来？

赵志鋼：事儿是不小哇。你这个全区的武装委員大概还在睡大觉哩。階級斗争这么尖銳，睡覺都要睜着一只眼睛啊，周大勇同志。

周大勇：(困窘地)唉！老虎也有打个盹的时候，誰知道我一眼沒照看到，这帮地主富农在长旺就搞了个翻把。（气）我問問你，王順田，你头上长了几个脑袋，你，你赶紧給我滾！

王順田：周委員，我……

周大勇：我，我什么？！公安人員在門口等着你呢！把枪交出来！（猛把王順田的枪搶过，一揮手）走！

〔王順田垂头丧气地下。〕

周大勇：（轉身向侯）侯主席，可委屈你了。

赵志鋼：周委員，接到县委的通知了沒有？

周大勇：什么通知？

赵志鋼：还要在你們那一片搞个重点。

周大勇：搞全民所有制？

赵志鋼：对，在三合办农場，要把社会主义搬上大山！

侯三友：（无比兴奋地）赵書記，这么說，我剛才說的話都說对了？！

赵志鋼：都說对了。象你說的，山，咱們不能丟。不但不能丟，还要在高山頂上砍出个社会主义江山来！

侯三友：要組織个集体儿？

赵志鋼：对！要組織个集体儿。

侯三友：怎么組織呢？群众若是不愿意上山呢？

赵志鋼：說服他們，你看行不行？

侯三友：若是說服不通呢？

赵志鋼：那咱們就一边干出个样子来一边說服他們！

侯三友：（一拍大腿）好办法！

周大勇：（急）不行呐，赵書記。群众的觉悟还低着呢。如今你叫他走互助合作他都一步三回头！你还想叫他一步跨到社会主义，真是比搬座山还难！

赵志鋼：就是再难，咱們也得干！咱們这是山区，山，占了咱們全县百分之九十的地盘儿。咱們若想叫全县变

个样儿，就必须下大力气开发山区，讓全县的人民都喜欢山，爱山，把它当作香宝贝，都来建設山区！

周大勇：（皺眉）难哪，赵書記，那是个火籠当袄，苞谷当飯，一年三百六十天不見太阳，虎豹豺狼橫行的地方。別說群众，就是干部都往山外跑，你叫誰带头打冲鋒呀？

侯三友：（一挺胸，高声地）赵書記，我行不行？！

周大勇：（一楞）你？

侯三友：我去！

赵志鋼：这可是个困难的工作哇，老侯。

侯三友：我不怕，有党給我撑腰，我能够完成！

赵志鋼：（兴奋地）好，县委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了。（向周）周委員，农場的地撥出来沒有？

周大勇：撥出来了，一共是五十四亩山坡地！

赵志鋼：好！老侯，到三合以后有困难就找乡里。周委員就在那儿搞互助合作重点，你先和他挂上鈎。要先从农場办起。要把农場办好，再往山里发展。这和种庄稼一样，底肥上的足，苗儿就长得壮！

侯老强：（急）他不行呀，赵書記。別叫他当干部了，他沒有肚才又沒有文才，他当农会主席那会儿，連个图章都給盖倒了哇！

赵志鋼：（笑）老爹爹，我和你的看法可不一样呵，你說他不行，我看他行！

侯老強：他是不行。還是放他回去種莊稼罷。（望趙不語）再說，他身上還挂着紅傷……

趙志剛：對！傷是要養一養。（從口袋裏拿出錢）給你，老侯，這是黨給你的養傷費，拿回去買幾只鷄子煨點湯喝喝。

侯三友：我不要！

趙志剛：五塊錢，嫌少了？

侯三友：（急）不是，我……

趙志剛：不是，就拿着。

侯三友：（沉默半晌）趙書記，辦個農場，縣委總還得給幾個人吧？

趙志剛：山西貼門神，就你獨一個。

侯三友：那……

趙志剛：這就要靠你到群眾中去串連了，只要你這條根子扎得好，我把全縣二十五萬人都給你。

侯三友：（一楞）二十五萬？

趙志剛：不要發楞呀，老侯。這和種莊稼一樣，一顆好麥種若是種下地就能長出一片好莊稼！

侯三友：（興奮地）我明白了，趙書記。我要象搞土改一樣，依靠群眾，扎根串連！

趙志剛：對！屁股一定要坐在貧雇農這一邊。這和種莊稼一樣，好種出好苗，什麼葫蘆出什麼瓢。（頓）縣委還給你們擠出點農場開辦費，不過錢很少哇，老侯。

周大勇：（皺眉）趙書記，又沒人又少錢，這個社會主義大農

場可难得办起来呀。

赵志鋼：是呀，这就是困难。有什么办法呢？咱們接收下国民党丢下的这么个烂摊子，国家又正处在經濟恢复时期，財政上是困难哪。

周大勇：区里和乡里也拿不出錢来呀，赵書記。

赵志鋼：（深沉地）老侯，这就要靠你到群众中去想办法了，只要你在群众中生了根，別說还有两个开办費，就是赤手空拳也能把农場办起来。（拿起报纸）老侯，今天的报纸看了沒有？

侯三友：沒有。

赵志鋼：党报发了一个社論，号召全党全民勤儉建国勤儉办一切事业。

侯三友：（搶过报纸，急看，激动地）赵書記！不用党为我担心，我一个錢不要！

周大勇：那不行啊，老侯……

赵志鋼：（摇头）不，要給一点！

侯三友：我不要！只要我把群众串連好了，我两个巴掌拍得响！

赵志鋼：（向老强）怎么样，老爹爹？老侯为党为人民要办一件大事情，你可不能拖他的后腿呀。

侯老强：（一揮手）唉！我就是想拖也拖不住他呀。

赵志鋼：你呢？周大勇同志。

周大勇：（困窘地）既然党这样决定，我全力支持！